

永樂大典

卷一萬四千四百

六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二 五御

御 備禦二

南齊書太祖建元二年又置巴州以威靜之。後魏書明元泰常八年正月蠕蠕犯塞。二月築長城自長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備置戍衛。太武始光初。詔問公卿。赫連蠕蠕征討先後。北平王長孫嵩平陽侯長孫翰。司空奚斤等曰。赫連土居。未能為患。蠕蠕世為邊害。宜先討大檀。及則枚。其高產。足以富國。不及則枚。獵陰山。多殺禽獸。皮肉筋角。以充軍實。亦愈於破一小國。太常崔浩曰。大檀遣徒。鳥逝疾追。則不足經久。大衆則不能及之。赫連屈丐。土宇不過千里。其政刑殘虐。人神所棄。宜先討之。尚書劉劭。武京侯安原。請先平馮跋。帝默然。遂西巡守。延和元年六月庚寅。車駕伐和龍。詔尚書左僕射安原等屯于漢南。以禦蠕蠕。太延二年八月。詔廣平公張黎發定州七郡一萬二千人。通沙泉道。五年六月甲辰。車駕西討沮渠。拔捷。侍中宜都王漢壽。輔皇太子決留臺。大將軍長樂穆。敬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二萬人屯漢南。以備蠕蠕。太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二

一

平貞君五年。帝寇于河西。詔司徒崔浩詣行在。謀軍事。浩表曰。昔漢武帝患匈奴強盛。故開涼州五都通西域。勸農積穀。為滅賊之資。東西迭擊。故漢未疲而匈奴已弊。後遂入朝。昔平涼州。臣愚以為北賊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徒其民。案前事故。事計之長者。若遺民人。則土地空虛。雖有鎮戍。適可禦邊而已。至於大舉軍資。必乏。陛下以此事聞遠。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徙豪強大家。充實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六年八月。徙諸種雜人五千餘家於北邊。令人北徙畜牧。至廣漢。以餌蠕蠕。七年五月。發司幽定冀四州十萬人築畿上塞。圍起上谷。西至河廣。表皆千里。九年十二月。北討至受降城。不見蠕蠕。因積糧城內。留守而還。考文延興五年六月。由赦京師死罪。遣備蠕蠕。大和中。尚書中書監高閭上表曰。臣聞為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賞。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荒狡方命。則播武功。以威之。民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侮。則設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刑賞。以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剋。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貴

資糧而飲食自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為邊患者良以
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關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
彼朔方趙靈秦始皇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
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
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
歟今宜依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遠之益如
其一成惠及百世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施却敵多置弓
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無住志宜
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三萬人令六萬人為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
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為三軍二萬人專習弓
射二萬人專習戈楯二萬人專習騎射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
陣之法為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兵器精堅必堪
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郡兵萬人各
備戎作之具初臺北諸屯倉庫近作米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領
與六鎮之兵直至碛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
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

水樂大典卷二萬四千四百六十二

二

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疆弱相兼計十
萬人一月必就糧一月不足為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
五罷游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
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游邏永得不
遭其利五也又任將之道特須委信遂之以禮恕之以情閭外之事有利
輒決赦其小過要其大功足其兵力資其給用君臣相體若身之使臂然
後忠勇可立制勝可果是以忠臣盡其心征將竭其力雖三敗而踰榮雖
三背而彌寵詔曰覽表具卿安邊之策此當與卿面論一二帝又引見群
臣議伐蠕蠕前後再擾朔邊近有投化人云勅勸渠帥與兵叛之蠕蠕主
身率徒衆追至西漠今為應乘弊致討為應休兵息民左僕射穆亮對曰
自古以來有國有家莫不以戎事為首蠕蠕子孫習其凶業頻為寇擾為
患不悛自相違叛如臣愚見宜興軍討之雖不頓除巢穴且以挫其醜勢
閭曰昔漢時天下一統故得窮追北狄今南有吳寇不宜懸軍深入帝曰
先朝屢興征伐者以有未賓之虜朕承太平之基何為搖動兵革夫兵者
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便可停也帝又曰今欲遣蠕蠕使還應有書問
以不得臣以為宜有乃詔問為書於時蠕蠕國有表而書不叙凶事帝曰

永樂大典

卷一四四六二

卿為中書監職典文詞所造音書不論彼之凶事若知而不作罪在灼然
 若情思不至應謝所在問對曰昔端端主敦崇和親其子不遵父志屢犯
 邊境如臣愚見謂不宜弔帝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君則臣悅卿云不合
 弔慰是何言歟問遂引愆免冠謝罪帝謂問曰端端使弔提小心恭慎甚
 有使人之禮同行疾其敦厚每至凌辱恐其遂化必被誘誣昔劉淮使殷
 靈誕每下人不為非禮之事及其還國果被譖怨以致極刑今為言可明
 弔提忠於其國使端端主知之宣武延昌三年十月庚辰詔驍騎將軍馬
 義舒俞端端 孝明然平中端端主醜奴遣使來朝抗敵國之書不脩臣
 敬朝議將休漢答曰奴事遣使報之司農少卿張子倫表曰古之聖王謹
 理物土辨章要司荒遐之俗政所不及故禮有一見之書著羈縻之事
 太祖以神武之資聖明之略經營帝國日有不暇遂令鑿子遊魂一方亦
 由中國多虞急諸華而緩夷狄也高祖光宅土中業隆下世赫雷震之威
 振熊羆之旅方役南轅未建北伐昔舊京烽起虜使在郊主上案劍重書
 亦述導通志念大明臨朝澤及行葦國富兵強能言率職何憚而為之何
 求而行此往日梁通款求和以誠肅未絕抑而不許先帝棄戎於前陛下

永樂大典卷萬四千四百六十二

三

交莧於後無乃上承祖宗之心下達世宗之意且虜雖慕德亦未觀我懼
 之以強僕即歸附示之以強窺覷或起春秋所謂以我不也又小人難近
 夷狄無親疎之則怨狎之則侮其所由來久矣是以高祖世宗知其若此未
 既莫遂去又不追不一之義於是乎在必其委贄玉帛之辰屈膝蕃方之
 禮則可豐其勞賄藉其珍物至於王人遠役銜命虜庭僕以死敵之尊加
 之相望之寵恐徒生虜慢無益聖朝假令選衆而舉使乎稱職資獻生之
 辨聘終軍之辭馮軼下齊長纆繫越苛異叢時猶為不願而況極之以隆
 崇中之以宴好且雖下愚執事不獲已應制詔示其上下之儀
 宰臣致書諷以歸順之道若聽受忠誨明我語言則萬乘之盛不失位於
 域中天子之聲必籠罩於無外脫或未從馬能相余舞干戚以格之教文德
 而懷遠如迷心不已或肆犬羊則當命車李之將勒衛霍之所蕩定雲沙
 掃清通纂飲馬瀚海之濱鑲石燕然之上開都護置戍已斯亦陛下之高
 功不世之盛事如思案甲養民務農安邊之術經國之防豈可以戎夷兼
 并而遽虧典制將取笑於當時貽恥於來葉昔文公請緩襄后有言荆莊
 問陽王孫是打以古方今竊為陛下不取又陛下方欲禮神岷清致祀衡
 山登禱嶺麓蒼梧而反與夷虜之君首渠之長結昆弟之忻抗分庭之義

將河以職文命之景業。連重華之高風者哉。臣以為報使甚夫如彼不報
 甚得如此。願留須臾之聽。察愚臣之言。不從。正光四年二月己卯。以端
 端主阿那瓌率眾犯塞。遣尚書左丞元孚。兼尚書為北道行臺持節喻之。
 時帝以沃野。野薄。晉律。武川。撫其。東。懷方。紫夷。諸。鎮。並。改。為。州。其。郡。縣。
 或名。今准。古城。邑。詔。河南。尹。郡。通。元。持。節。兼。黃。門。侍。郎。與。都。督。李。榮。並。置。
 五。武。滅。去。留。備。兵。積。粟。以。為。邊。備。東。魏。孝。靜。帝。興。和。元。年。六。月。以。尚。書。左。
 僕。射。司。馬。子。如。為。東。北。道。行。臺。差。選。勇。士。前。穎。州。刺。史。姜。思。業。為。河。南。大。
 使。簡。發。勇。士。北。齊。神。武。為。東。魏。丞。相。武。定。元。年。八。月。於。肆。州。北。山。築。城。西。
 自。馬。陵。戍。東。至。士。陞。四。十。日。罷。文。宣。帝。天。保。元。年。受。魏。禪。多。所。創。華。六。
 坊。之。內。徙。者。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
 保。時。斛。斤。又。簡。華。人。之。勇。力。絕。倫。皆。之。勇。士。以。備。邊。要。三。年。十。月。乙。未。車。
 離。石。至。黃。糧。嶺。仍。起。長。城。北。至。杜。于。戍。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戍。時。楊。裴。為。
 解。水。使。者。帝。親。御。六。軍。北。據。突。厥。仍。詔。裴。監。築。長。城。作。從。行。而。鎮。州。事。六。
 年。發。夫。一。百。八。十。萬。人。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西。至。鎮。州。九。百。餘。里。七。
 年。十。二。月。先。是。自。西。河。提。秦。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
 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八。年。於。長。城。內。築。重。城。自。

水樂大典卷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二

四

軍洛扶而東至於鳩訖戍凡四百餘里。武成帝河清二年三月詔司空斛
 律光督氏營軍士築戍於軹關後主武平元年十二月詔左丞相斛律光
 出晉州道修城戍後周書宣帝大象初徵拜于冀為大司徒詔冀巡長城
 立亭障西自鴈門東至碣石創新改舊戍得其要害隋書高祖開皇元年
 四月發稽胡修築長城二旬而罷又云開皇初遣司農少卿崔仲方發丁
 三萬於朔方置武業長城東至黃河而拒經州南出勃嶺綿亘七百里明
 平帝復令仲方發丁十五萬於朔方北緣遼陰要築數十城以遏胡寇
 一黃門侍郎張行本以屯須臾塞近於城最為難服上表勸其使者臣聞
 南望博陵尉之統西域仰都道之威此見西羌風狗盜不父不子無君
 無臣兵額殊方於斯為下不怡再原之患詎知舍養之恩朕度為心獨非
 正朔使人近至請付推封帝奇其志二年十月癸酉皇太子勇屯兵咸陽
 以備胡十二月乙酉遣泌源公虞慶則屯弘化備胡六年二月丁亥發
 丁男十萬築長城二旬而罷七年二月發丁男十萬餘修築長城二旬
 而罷日前周室帝時突厥攝圖請婚于周帝遣長源最利汝而公守文慶
 送千金公主于其牙攝圖弟庫羅侯既突利該尤得衆心而為攝圖所忌
 帝託心腹陰與最盟最與之游因舉山川形勢部族強弱皆盡知之時高

祖作相。是以狀白高祖。高祖大喜。遣車都尉。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因與高寶寧攻臨臨。鎮約諸面。詔落謀共南侵。高祖新立。由是大懼。修築長城。發兵屯北境。陰寄鎮幽州。虞慶則鎮并而屯兵數萬人。以為之備。歲先知攝圖。始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表。帝大悅。因召與語。處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帝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大僕元暉。出伊吾道。使詣玷厥。賜以狼頭。蘇謀為欽敬。禮數甚優。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既行。果相猜貳。投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度。唐契丹等。遣為解導。得至。虛攝使使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圖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于周盤。破連長。擄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歲亦說。乘于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圖乃懼。回兵出塞。七年。攝圖死。遣長孫晟持節。拜其弟。嚴羅侯為莫自可汗。以其子雍闥為葉護。可汗。嚴羅侯因晟奏曰。阿波為天所滅。與五六十騎在山谷間。伏聽詔旨。當取之以獻。乃召文武議焉。安樂公元。詰日。請就彼。恭首以德其惠。武陽公李充曰。請生持入朝。願我而示百姓。帝謂晟曰。於卿何如。晟對曰。若尺厥背。誕須齊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戮之。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育之。帝曰。善。煬帝大業初。右光祿大夫段文振。以高祖容納突厥。庶民居于塞內。妻以公主。賞賜重疊。及煬帝即位。息澤彌厚。狼子野心。恐為國患。乃上表曰。臣聞古者遠不問近。夷不亂華。周宣外攘夷狄。秦帝築城萬里。蓋遠國良等。弗可忘也。竊見國家容納啓民。資其兵食。假以地利。如臣愚計。竊又未安。何則。夷狄之性。無親而貪。弱則歸投。強則反噬。蓋其本心。臣學非博覽。不能遠見。且聞晉朝劉曜。梁代侯景。近事之驗。衆所共知。以臣量之。必為國患。如臣之計。以時喻道。今還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乃萬歲之長策也。又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吏部侍郎裴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三卷。入朝奏之。帝大悅。每日引矩至御座。親問西方之事。矩感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并吞。帝由是甘心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遷黃門侍郎。帝復令矩住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後帝遣將軍薛世雄。城伊吾。令矩共往經略。矩諷諭西域諸國曰。天子為蕃人。交易懸遠。所以城伊吾耳。咸以為然。不復來覲。及還。賜錢四十萬。三年。七月丙子。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拒榆林。東至紫河。二旬而

水樂大典卷萬四四百六十一

匪死者十五六。八月帝巡于塞北幸啓民帳時高麗遣使先通于突厥啓民不敢隱引之見帝內史侍郎裴矩因奏狀曰高麗之地本孤竹國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漢世分為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別為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得不事使此冠帶之境仍為蠻貊之鄉乎今其使者朝於突厥親見啓民合國從化必懼皇靈之遠嗚慮後伏之先亡晉令入朝當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請而詔其使放還本國遣語其王令速朝觀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帝約焉其王高元不用命始建征遼之策四年七月辛巳發丁男二十萬餘築長城自榆谷而東詔嵐州刺史衛玄監督之六年遣侍御史韋節召突厥慶羅合與東駕會於大斗拔谷其國人不從慶羅謝使者辭以他故帝大怒無如之何適會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妹黃門侍郎裴矩因奏曰慶羅不朝恃強大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連頭之孫世為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隸於慶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為大可汗則突厥分為兩而從我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裴矩朝夕至館假諷諭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慶羅不順之意稱射匱有野心吾將立為大可汗令發兵誅慶羅然後當為婚

水滸傳卷之四十四

六

也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枝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使者遂路經慶羅慶羅愛箭特留之使者請而得免射匱聞而大喜與兵襲慶羅慶羅大敗并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在路又被劫掠適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麹伯雅上狀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門關晉城拜遣向氏使詣慶羅所論朝廷弘養之義丁寧曉諭之遂入朝然每有怏怏之色又云裴矩與反間尤突厥酋長射匱使潛攻慶羅後慶羅為射匱所迫竟隨使者入朝帝甚悅賜銀絹裘及兩城玕異十一年八月帝至鴻門為突厥所圍內史侍郎蕭瑀進謀曰如聞始畢託枝獵至此義成公主初不知其有違背之心且北蕃夷俗可賀教知兵馬事昔漢高祖解平城乃是關氏之力況義成以帝女為妻必恃大國之援若發一軍使以告義成假使無益事亦無損臣又切聽輿人之誦乃慮陛下平突厥後更事遼東所以人心不一或致挫敗請下明詔告軍中赦高麗而專攻突厥則百姓心安人自為戰嗚帝從之於是發使詣可賀敦如義成公主也諭旨俄而突厥解圍去於後獲其謀人云義成主遣使告急於始畢稱北方有警由是突厥解圍蓋義成主之助也帝又將伐遼東謂群臣曰突厥狂悖為寇勢何能為一其少時天散蕭瑀遂相恐動情不可怒因出為河

永樂大典

卷一四四六一

北平中。唐書高祖武德初。以靈州絕遠。先屬突厥。交相往來。吏不能禁。隱太子建成。議廢靈州。虛其城郭。權徙百姓寄居于靈州。割并五原榆中之地。於是突厥遣摩羅之子都射設率所部萬餘家入麗河南之地。以靈州為境。二年。二月癸酉。令州縣修治堡壁。同以備胡。三年。七月甲戌。遣皇太子建成鎮蒲州。以備胡。四年。正月辛巳。詔曰。稽胡部類居近北邊。習惡之徒。未息。從化潛窟山谷。劫掠首尾。寇抄居民。侵擾守候。可令太子建成總統諸軍。以時致討。狀命驍勇。方執齊驅。跨谷彌山。窮其巢穴。元惡大慙。即就誅夷。驅略之民。復其本業。行軍節度。期會進止。皆委建成處分。五年。六月辛亥。劉黑闥引突厥之衆寇山東。遣車騎將軍元韶為瓜州道行軍總管。以備邊。八月甲戌。吐谷渾寇岷州。總管李長卿拒之。反為所敗。遣益州行臺右僕射竇軌。滑州刺史且洛生援之。乙卯。突厥頡利可汗寇邊。遣左衛將軍段德操。雲州總管李子和等率兵以拒之。丙辰。頡利可汗率騎十五萬人入雁門。己未。突厥進寇并州。以左監門將軍李勣為齊州總管。太子左衛率蘭某為亳州總管。驃騎將軍張政為鄆州總管。庚申。皇太子建成出幽州道。命太宗出秦州道以禦之。突厥寇原州。又令雲州總管李子和率兵越雲中以掩可汗。左武衛將軍段德操起夏州。邀其

水樂大典卷一四四六一

七

歸路。辛酉。帝謂群臣曰。突厥入寇。而復請和。和之與戰。其策安在。太常卿鄭元璠對曰。若擊之。則怨深。難以和。中書令封德彝進曰。若不戰而和。夷狄必謂中國畏懼。未若擊之。克捷而後和親。此則威恩兼舉。帝然之。戊辰。吐谷渾陷洮州。遣武州刺史賀拔亮防禦之。六年。七月癸未。突厥寇原州。乙酉。寇朔州。右武候大將軍李高遠不能禦。率衆而遁。為賊所敗。行軍總管尉遲敬德率師援之。七年。六月。遣遼州修城警烽。候以備胡。八年。正月己酉。帝與群臣言備邊之事。持作大匠于筠進曰。未若多造船艦於五原。靈武。置舟師於黃河之中。足以斷其入寇之中路。中書侍郎溫彥博又進曰。昔魏文帝掘長壘以逼匈奴。亦因循其事。帝並從之。於是遣將軍桑顯和。整斷北邊要路。又徵江南習水之士。更發卒於靈州造戰船。五月己酉。帝謂群臣曰。名實之間。理須相副。高麗稱臣於隋。始拒煬帝。此亦何臣之有。朕敬於萬物。不欲驕貴。但據此土宇。務共安民。何必令其稱臣。以自尊大。可為詔述朕此懷也。侍中裴矩。中書侍郎溫彥博。進對曰。遼東之地。周為箕子之國。漢家之玄菟郡耳。魏晉前立於堤封之內。不可許以不臣。若與高麗抗札。西夷必當輕漢。且中國之於四夷。猶太陽之與列星。理無降尊。俯同藩服。帝乃止。初。帝以天下大定。將偃武事。遂罷十

二軍。大教文德。至是突厥類為寇掠。帝志在滅之。復置十二軍。以太常卿
 實誠為參旗將軍。吏部尚書楊恭仁為鼓旗將軍。淮安王神通為玄戈將
 軍。右驍衛將軍劉弘基為并鉞將軍。又衛大將軍張瑾為羽林將軍。左驍
 衛大將軍長孫順德為奇官將軍。右監門將軍樊世興為天節將軍。右武
 候將軍安修仁為招搖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楊毛為折威將軍。左武侯
 將軍王長諧為天紀將軍。岐州刺史柴紹為平道將軍。錢九龍為苑游將
 軍。簡練士馬。將圖大舉焉。六月丙子。遣無郡王李藝屯兵於華亭縣。及
 彈箏硤。水部郎中姜行本築斷石嶺之道以備胡。七月甲辰。帝謂侍臣
 曰。往以中原未定。突厥方強。吾慮其擾邊。禮同敵國。今既人而歡心。不願
 盟誓。方為攻取之計。無容更事姑息。其後書改為勅詔。乙酉。頡利可汗寇
 相州。叛胡睦伽陁攻武興。丙辰。代州都督簡譽與突厥戰於新城。不能剋。
 復命行軍總管張瑾與突厥戰於太谷。丁巳。命秦王出清州以備胡寇。
 八月壬戌。突厥踰石嶺。寇并州。癸亥。突厥寇靈州。丁卯。突厥寇滹沁韓三
 州。左武侯將軍安修仁擊胡睦伽陁於且渠川。破之。遣李靖出潯州道。又
 令行軍總管任環屯太行。九月癸丑。突厥寇蘭州。十月壬申。吐谷渾寇
 靈州。遣扶州刺史持善合師援之。戊寅。突厥寇鄯州。霍國公柴紹帥師援

水樂大典卷萬四千四百六十三

之。九年正月辛亥。突厥聲言入寇。朔州縣修城隍。謹烽候。二月丁亥。
 突厥寇原州。道折威將軍楊毛擊之。又徵兵屯于太谷。遣秦王及皇太子
 建成勒兵以備胡。後竟不行。六月丁巳。突厥數萬騎圍烏城。遣齊王元
 吉。右武衛大將軍李藝。天紀將軍張瑾。率兵援之。辛未。突厥寇渭州。遣左
 衛將軍柴紹率兵禦之。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即位。是月突厥入寇
 涇州。乙亥。突厥寇武功。京師戒嚴。丙子。檢校戶部尚書裴矩等二十餘人
 各陳禦寇之冊。帝曰。朕受天命。子育黔首。豈使凶徒害我黎庶。朕將禦寇
 躬親。爾獲先事滅之。然後施化。公輩不須為慮也。己卯。突厥寇高陵。辛巳。行
 軍總管尉遲敬德與突厥戰于涇陽。大破之。獲其俟斤阿史德烏沒曷斯
 首千餘級。敬未突厥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廟為覘。自張形勢云。二可。汗
 總兵百萬。今已至矣。乃請反命。帝謂之曰。我與突厥。面和親。汝則背之。
 我無所愧。又義軍入京之初。爾父子並親從。我賜爾玉帛。前後極多。何執
 將兵入我畿。爾雖突厥。亦頗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當先
 殺爾矣。思力懼而請命。蕭瑀封德彝等請禮遣之。帝曰。不然。今若放還。當
 為我懼。遂繫思力於門下。省于時。兵馬大集。遣瑀德彝分出慰勞。帝出自
 玄武門。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馳六騎幸渭水之上。與

可汗隔津而語。責以負約。其酋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來軍繼至。精甲
耀日。連旗蔽野。頡利見軍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相顧色動。由是大懼。帝
獨與頡利臨水交言。麾諸軍却而陣焉。蕭瑀又以輕敵固諫。于馬前。帝曰。
吾已籌之。非卿所知也。突厥所以掃其境內。直入渭濱。蓋以我國家初有
內難。朕又新登九五。將謂不敢拒之。朕若閉門。虜必大掠。強弱之勢。在今
一策。朕故獨出以示輕之。又懼軍容。使知必戰。事出不意。非其本圖。虜入
既深。理當自懼。與戰則必剋。與和則必固。制服匈奴。自茲始矣。公等宜記
之。是日。頡利請和。詔許焉。瑀等方歎曰。非所測也。乙酉。又幸城西。刑白馬
與頡利同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而退。蕭瑀進曰。初頡利之未利也。謀
臣猛將多請戰。而陛下不納。臣以為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帝曰。我觀
突厥之兵。雖衆而不整。君臣之計。惟財利是視。可汗獨在水西。達官皆來
謁我。我醉而縛之。因而襲擊其衆。勢同拉朽。何往不勝。我已令無忌李靖
設伏於幽州以待之。虜若奔還。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我
所以不戰者。我即位日淺。為國之道。安靜為務。一與虜戰。必有死傷。我所
不能忘懷也。又虜一敗。或當懼而修德。結怨於我。為患不細。今我卷甲
韜戈。啗以玉帛。彼既得所欲。固知其退也。然頑虜驕恣。必日是始。亡破之

永樂大典卷萬四千四百六十二

九

漸其在茲乎。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也。卿等寧知之乎。瑀再拜曰。聖
略宏遠。誠非愚臣所及。九月丙戌。遣殿中監虜寬將軍趙綽送突厥還
藩。頡利獻馬三千疋。羊萬口。帝不受。詔頡利所掠中國戶口者。令歸之。壬
辰。修緣邊障塞以備胡寇。下詔曰。城彼朔方。周朝盛典。繕治河上。漢室宏
規。所以作周京。設險邊塞。式遏寇讐。隔礙華戎。自隋氏季年。中夏喪亂。
然黎凋盡。州城空虛。突厥因之。侵犯疆場。乘間幸募。深入長驅。寇暴滋甚。
莫能禦制。重運以來。東西征伐。兵車屢出。未遑北討。遂令胡馬再入。至于
注渭。蹂踐木稼。駭懼居民。喪失既多。窮廢生業。分命師旅。挫其鋒銳。頡利
名王。每夷梁帥。然而凶狡不息。難侵未已。御以長策。利在修邊。其北道諸
州。所置城塞。粗已周遍。未能備悉。今約以和通。雖云疲寇。然蕃情難測。更
事修葺。食曰宜之。朕以板築之功。方資力役。番鍾之用。興發且多。念彼劬
勞。罔深休惕。加以普給優復。詔書始下。旋即科召。有若食言。百姓將疑。謂予
不信。但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朕為陵寢。為民患。其城寨鎮戍。須有修補。
審量遠近。計度功力。所在軍民。且共營辦。所司具為條式。務使成功。宣示
閭閻。明知此意。十二月己巳。益州大都督竇軌奏。獲反請兵討之。帝曰。
撥依山險。蓋是其常。當撫以恩信。自然知感。何乃不弘仁化。先縱兵威。豈

為民父母之意也。竟不許。貞觀元年。長孫無忌為尚書右僕射。時突厥
頡利可汗新與中國和盟。政教紊亂。言事者多陳攻取之策。帝召蕭瑀及
無忌問曰。此藩君臣昏亂。殺戮無辜。國家不遠萬好。便失攻昧之機。今欲
取亂侮亡。復與同盟之義。二途未決。孰為勝耶。蕭瑀曰。兼弱攻昧。古之無
善。無忌曰。今國家務在戢兵。待其寇邊。方可討擊。彼既已弱。必不能來。若
深入虜庭。臣未見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為宜。帝從無忌之議。突厥尋而
衰滅。二年。四月丁亥。突厥可汗為頡利可汗所攻。遣使來乞師。帝謂近
臣。朕與突厥頡利結為兄弟。不可以不救。又頡利與國通和。不可失信。其
計安在。兵部尚書杜如晦進曰。夷狄無信。其來自冬。國家雖為守信。彼心
背之。不若因其亂而取之。所謂取亂侮亡之道也。帝然之。因令將軍周範
屯太原。以圖進取。四年。三月。定襄道行軍總管李靖擒突厥頡利可汗
以獻。其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而來降者甚眾。詔議安遣之術。朝士
多言突厥恃強。擾亂中國。為日久矣。今天實喪之。窮來歸我。本非慕義之
心。因其歸命。分其種落。得之河南。充豫之地。散屬州縣。各使耕織。百萬胡
虜。可得化為百姓。則中國有加戶之利。塞北可常空矣。惟中書令溫彥博
議。請准漢武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為捍蔽。又不離其土

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心。若遣向河南充豫。則非物
性。故非舍育之道。帝將從之。秘書監魏徵奏。言突厥自古至今。未有如斯
之破敗者也。此是上天勅絕。宗廟神武。且其世寇中國。百姓冤讎。陛下以
其降伏。不能誅滅。即宜遣還河北。居其故土。匈奴人而獸心。非我族類。強
必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其若是。故發猛將以擊之。
收取河南。以為郡縣。陛下奈何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
間。孽息百倍。居我肘腋。再通王畿。心腹之疾。將為後患。尤不可河南廢也。
彥博奏曰。天子之於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滅之
餘。歸心降附。陛下不加憐愍。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
謂不可。遣居河南。所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德惠。終無叛逆。魏徵又
曰。晉伐有魏。時胡落分居。近郡平吳已後。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塞外。不
用欽等言。數年之後。遂傾瀍洛。前代履車。殷鑒不遠。陛下必用彥博之言。
遣居河南。所謂養獸自遺患也。彥博又曰。臣聞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古先
哲王。有教無類。突厥余魂。以命歸我。我援護之。收居內地。東我指麾。教以
禮法。數載之後。盡為農民。運其酋首。遣居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且光
武居南單于於內郡。為漢藩翰。終乎一代。不有叛逆。彥博既口給引類百

永樂大典

卷一四四六二

端。帝遂用其計。於朔方之地。自幽州至靈州。置祐順化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額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部衆。其酋首至者皆拜為將軍中郎將等官。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餘人。因而入居長安者數千家。十四年九月。置安西都護府。居交河城。十一月。置寧朔大使以護突厥。十七年閏六月戊辰。帝曰。蓋蘇文殺其王而奪國政。誠不可忍。今日國家兵力取之不難。朕不欲勞費。故未動衆也。朕將勅契丹。棘鞠以擾之。何如。司空房玄齡曰。臣觀古之列國。無不以強凌弱。以衆暴寡。今陛下撫養蒼生。將士勇銳。力有餘而不用之。所謂止戈為武者也。司徒長孫無忌曰。蓋蘇文自知殺君罪太懼。恐大國且聖王之來。四夷使曲在彼。又高麗王未有表。願告難。陛下且賜書以隱之。其既獲自安。必當順以聽命。更隱無君之心。後而責之。未晚也。帝曰。善。九月庚辰。新羅遣使言高麗百濟侵凌臣國。累遭攻襲數十城。兩國連兵。期之必取。將以今茲九月大舉。臣社稷必不獲全。謹遣陪臣歸命大國。願乞偏師以存救拯。帝謂使人曰。我實哀爾為三國所侵。所以頻遣使人和爾三國。高麗百濟。蘇瓊翻悔。意在吞滅而分爾土宇。爾國設何奇謀。以免顛越。使人曰。臣王事窮計盡。唯告急大國。冀以全之。帝曰。我少發邊兵。總契丹棘鞠貞八遠

永樂大典卷一四四六二

十一

東。爾國自解。可緩爾一年之圖。此後知無繼兵。還肆侵侮。然四國俱擾。於爾未安。此為一策。我又能給爾數十米。抱丹幟。二國兵至。建而陳之。彼見者以為我兵。必皆奔走。此為二策。百濟國恃海之險。不修我械。男女紛雜。好相宴聚。我以數十百船。載以甲卒。衝救汎海。直襲其地。爾國以婦人為主。為隣國輕侮。夫主延寇。靡歲休寧。我遣一宗枝。以為爾國主。而自不可獨往。當遣兵營護。待爾國安。任爾自守。此為四策。爾宜思之。將從何事。使人但唯而無對。帝歎其庸鄙。非乞師告急之才也。於是遣司農丞相里玄奘。齎璽書賜高麗曰。新羅委命國家。朝貢不闕。爾與百濟。宜即戡兵。若更攻之。明年當出師擊爾國矣。十八年二月乙巳。相里玄奘使高麗還。玄奘初至平壤。蓋蘇文破新羅兩城。帝頗謂侍臣曰。高麗莫難支。賊殺其主。盡誅大臣。刑有同坑。究百姓勦。轉輒死。慈痛在心。道路以日。天子出師。弔伐。須有其名。因其執君。當下取之。為易。練謀。大夫褚遂良進曰。陛下兵機神算。人莫能知。昔隋末亂離。手平寇難。及此。仗便。連高。蕃失禮。陛下欲命。持擊之。群臣莫不苦諫。惟陛下明。略獨斷。卒並誅夷。海內之人。微外之。國畏威。擊服。為此也。今聞陛下將伐高麗。意旨浸惑。然陛下神武。莫聲。不此周隋之主。兵若渡遼。事須克捷。萬一不獲。無以威示遠方。心更發怒。再

與兵衆。若至於此。安危難測。帝然之。兵部尚書李勣曰。近者延陀犯邊。陛下必欲追擊。但為魏徵苦諫。所以遂用其言。此之失機。亦由徵之誤計。而若仰中聖策。延陀無一人。生還可五十餘年。間邊境無事矣。帝曰。魏徵此諫。良為夫中。然一計不當。隨而充之。後有良算。安肯更發。我亦隨知事。謀而竟不能涉言耳。六月。詔曰。百濟高麗。恃其僻遠。每動兵甲。便逼新羅。新羅日蹙。百姓塗炭。遣使請援。道路相望。朕情深愍念。爰命使者。詔彼兩藩。戢兵敦好。而高麗奸惑。攻擊未已。若不拯救。豈濟倒懸。宜令營州都督張儉。守左宗。衛率高。復行等。率幽營二都督府兵馬。及契丹莫離。鞬。往遠東。問罪。屬遼水泛溢。儉等兵不得濟。十九年七月。帝征遼營於安示城。使李勣攻安市。時從行文武。亦以為推高。延壽十餘萬軍。高麗膽碎。乘破竹之勢。今乃其時。張亮水軍在旱涉城。召之信宿相會。直取烏骨。渡鴨綠水。迫其難心。安有機變。掃清夷貊。在此行耳。獨司徒長孫無忌。以為天子行師。與諸將有異事。非萬全。不可徵幸。今建安新城。城前十萬。若向烏骨。皆在吾後。不如先破安市。次取建安。獲其兩城。然後長驅而進。萬全之計也。十二月。詔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發朔并汾冀嵐代忻蔚雲九州兵馬。鎮朔州。又命守衛大將軍代州都督薛萬徹。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

水樂大典卷萬四千四百六十二

十二

爾等。發勝。夏。銀。綏。丹。延。郡。坊。石。隰。等。十。州。兵。馬。鎮。勝。州。又。令。勝。州。都。督。宋。君。明。左。武。候。將。軍。薛。孤。吳。仁。等。發。靈。原。寧。並。慶。等。五。州。兵。馬。鎮。靈。州。又。令。執。失。思。力。發。靈。勝。二。州。突。厥。兵。馬。與。道。宗。等。相。應。虜。至。塞。下。知。有。備。不。敢。進。先是。大。領。軍。人。將。軍。執。失。思。力。引。兵。伐。延。陀。虜。其。馳。馬。數。十。口。葉。護。犯。遼。二。十。年。六。月。乙。亥。鐵。勒。僕。骨。同。羅。共。擊。薛。延。陀。多。彌。可。汗。大。敗。之。帝。以。延。陀。破。下。遣。江。夏。王。道。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介。為。瀚。海。安。撫。大。使。又。遣。右。領。軍。衛。大。將。軍。執。失。思。力。領。突。厥。兵。代。州。都。督。薛。萬。徹。營。州。都。督。張。儉。各。統。所。部。兵。分。道。並。進。又。令。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領。涼。州。及。胡。兵。同。入。以。為。聲。援。榜。薛。延。陀。貢。珠。毗。伽。可。汗。遣。使。請。婚。太。宗。許。以。女。妻。之。徵。可。汗。備。親。迎。之。禮。帝。志。懷。遠。人。於是。發。詔。幸。靈。州。與。之。會。可。汗。大。悅。謂。其。圖。中。曰。我。本。鐵。勒。之。小。帥。也。蒙。大。國。聖。人。樹。立。我。為。可。汗。今。復。嫁。我。以。公主。車。駕。親。至。靈。州。斯。亦。足。矣。於是。稅。諸。部。羊。馬。以。為。聘。財。或。說。可。汗。曰。我。薛。延。陀。可。汗。與。大。唐。天。子。俱。為。一。國。主。何。有。自。往。朝。謁。如。或。拘。留。悔。之。無。及。可。汗。曰。吾。聞。大。唐。天。子。聖。德。遠。被。日。月。所。照。皆。來。賓。服。我。歸。心。委。質。冀。得一。親。天。顏。無。所。復。恨。然。磧。北。之。地。必。當。有。主。舍。我。別。求。國。非。大。國。之。計。我。志。決。矣。勿。復。多。言。於是。言。者。遂。止。太。宗。令。三。道。發。使。受。其。羊。馬。然。延。陀。

先無府嚴調飲其國往返且萬里既沙磧無草羊馬多死遂後期帝於是
停幸靈州徵還三道之使既而其驛羊馬至所耗將半議者以為戎狄不
可以禮義高若聘財未備而與之婚或輕中國要令備禮以加重於是反
其使者群臣或勸帝云既許以公主妻延陀遠境得以休息納其獻聘不
可失信於番人宜在速成帝謂之曰君等進計皆非也君等知古而不知
今昔漢家匈奴強而中國弱所以厚飾子女嫁與單于今時中國疆而北
狄弱漢兵一千堪擊其數萬延陀所以向匈奴稽顙恣我所為不敢驕慢者
以新得立為長雜姓非其本屬將倚大國用服其衆彼同羅僕骨等十餘
部落兵數萬并力足制延陀所以不敢發者延陀為我所立懼中國也今
若以女妻之大國子婿增崇其禮深結黨援雜姓部落屈膝低首更遵服
之美狄之人豈知恩義微不得意勒兵南下如君所言可謂養獸以自噬
也吾今不與其文頗簡使命諸姓部落知吾棄之其爭擊延陀必矣君其
志之既而李思摩數遣兵侵掠之延陀復遣突利失擊思摩至定襄掠百
姓而去帝遣英國公李勣援之還已出塞而還帝以其數與思摩交兵乃
置書責讓之又謂其使人曰語爾可汗我天子並東征高麗汝若能寇邊
者但當來也可汗遣使致謝復請發兵助軍帝答以復詔而止其兵及太

宗拔遼東諸城破駐蹕之陣降高延壽擊振戎狄而莫離支潛令果鞬鞞
誑惑延陀暗以厚利延陀氣攝不敢動唐繪郭孝恪正觀討龜茲破其國
城圍相那利遁去國人謂孝恪曰那利得志願公備之城中華應那利孝
恪中夫卒 高宗永徽二年十一月丁丑以高昌故地置安西都護府以
尚舍奉御天山縣公趙智湛為左驍衛大將軍兼安西都護西州刺史往鎮
撫焉 三年六月戊申詔兵部尚書崔敦禮并州都督府長史張緒發并
汾步騎萬人往戊州發遣延陀餘衆渡河置祁連州以處之 顯慶二年
十二月伊麗道行軍總管蘇定方討何史那賀魯于金牙山拔其所據之
地三年分其種落列置州縣以處木昆部部落為龜延都督府以突騎施索
葛莫賀部為堪底都督府以突騎施阿利施部為罕都督府以胡祿屋闕
啜部為監伯都督府以攝舍提職啜部為雙阿都督府以鼠尼施摩半部
為鷹婁都督府其所役屬諸胡之國皆置州府並隸安西都護府 三年
正月立龜茲王布失畢之子白素稽為龜茲王初布失畢妻阿史那氏與
其國相那利私通布失畢知而不能禁布失畢左右頻請討之由是國內
不和遮相猜阻各遣使來告難帝聞而盡召之既而京師因那利而遣左
領軍節將雷文成送布失畢歸國行至龜茲東由分泥師城而龜茲大將

獨獵頭發衆拒之仍通使降於賀魯布失畢據城自守不敢進於是詔左
屯衛大將軍楊胄發兵討之會布失畢病死胄與獨獵頭決戰大破之擒
獨獵頭及其黨盡殺之乃以其地為龜茲都督府又拜白素稽為都督以
統其衆又移安西都護府於龜茲國舊安西復為西州都督府左屯衛大
將軍兼安西都護天山縣公趙智湛為西州都督以統高昌之故地總
章二年九月詔吐谷渾慕容諾曷鉢部落移就涼州南近山安置時議者
恐吐蕃以舊怨更擊之帝詔左相姜恪右相開立本左衛大將軍契苾何
力司戎少常伯崔餘慶左衛將軍郭待封司元少常伯許國師等議之
發兵先擊吐蕃開立本曰自去歲以來倣少甘渾乘價騰踴倍於常年開
闢之間大有飢乏今又遠興師旅將恐轉益憂勞如臣愚見以為未可
走且山路險阻遠逐甚難軍糧須繼未易深入慮其開春以後必來侵逼
吐渾如其更來臣請不須救援蠻夷無識便謂國力已疲遂自驕矜無所
懼憚然後命將出師一舉可滅之美姜恪曰何力言非也吐谷渾歸附日
久吐蕃乘勝逼之必不能禦若不救坐見滅亡此則邊境憂虞無所控告
既虧聖德又沮國威臣之愚慮謂宜極恤且使小蕃得存然後更圖大舉

永樂大典卷萬四千四百六十二

議竟不定吐谷渾竟不移而止上元三年二月帝以高麗餘衆反叛移
安東都護府於遼東故城先有華人任官者悉罷之其百濟百姓先從在
涂河及徐克等州者權移熊津都督府於建安故城以處之儀鳳二年
十二月勅曰朕君臨宇宙司牧黎元普天之下罔不率服曩爾吐蕃僻居
遐裔吐渾是其隣國遂乃奪其土宇住者皆遺偏裨故復渾王故地義存
拯救事雖稱兵輒肆昏迷潛相掩襲既無備豫頗喪師徒因此竭張每思
狼顧除凶伐叛王者所急前歲將發六軍問其罪戾復以小寇無勞大舉
按旅息兵庶其改過不思惠愛更起回邪敢縱狂惑專為寇盜或攻圍鎮
戍或驅掠羊馬烽燧頻舉煙塵不息候隙乘間倏來忽往此者止令鎮遠
未能即事翦莫懷寬大之恩遂長包藏之計禍盈惡稔當自覆滅今欲
命將帥窮其巢穴剋清荒服必寄英奇但秦雍之部俗稱勁勇汾晉之壤
人擅驍雄宜令閭內河東諸州廣求猛士在京者令中書門下於廟堂選
試外州委使人與州縣相知揀練有膂力雄果弓馬灼然者盛宜甄拔即
以猛士為名三年九月帝以吐蕃為患召侍臣問吐蕃小醜屢犯邊塞
我比務在安集未即誅夷而戎狄豺狼不識恩造置之則疆場日駭國
又未聞上策宜論得失各盡所懷給事中劉景先奏曰攻之則兵威未足

永樂大典

卷一四四六二

鎮之則國力有餘宜撫養士卒守禦邊境中書舍人郭正一曰吐蕃作梗
年歲已深與師不絕非無勞費近討則徒損兵威深入則未傾巢穴臣望
少發兵募且遣備邊明立烽候勿令侵掠待國用豐足即一舉而滅之矣
給事中皇甫文亮曰且令大將鎮撫蕃養將士良吏營田以救糧儲必待
足食方可一舉而取之帝曰朕生於深宮未嘗躬擐甲冑親踐戎行宿將
舊人多從物故自非授戈後傑安能克滅克梁海東二蕃往雖旅拒高麗
不敢渡遼水百濟未敢越滄波往者頻歲遣兵糜費中國事雖已往我亦
悔之今吐蕃侵我邊境事不得已須善謀之中書舍人劉祥之對曰臣觀
自古聖主明君皆有夷狄為梗吐蕃時擾邊隅有同禽獸得其土地不可
攸居被其馮陵未足為耻願最萬乘之威寬萬姓之役給事中楊思徵曰
聖人御物貴在從時今凶賊陸梁遠夷桀黠弗能懷德未肯畏威和好之
謀臣謂非使帝曰此賊驕狠未識恩威罪跡貫盈方當就擒和好灼然未
可中書侍郎薛元起曰臣以為敵不可縱縱敵則患生防邊則卒老不如
料揀士卒一舉滅之帝顧謂黃門侍郎朱常曰自李勣亡後實無好將當
今唯以張虔勗等差為優耳常奏曰昨者洮河兵馬足堪制敵但為諸將
等失於部分遂無成功當今更無好將誠如聖旨竟議不定乃賜食而遣

永樂大典卷一四四六二

十五

之是年以吐蕃犯塞宋州人魏真寧詣闕上封事曰臣聞理天下之柄有
二事焉文與武也然則文武之道雖有二門至於制勝御人其歸一揆然
論武者敗于馬為先而不稽之以權略談文者則以篇章為首而不考之
觀齊梁書才流亦復不少並何益於理亂哉從此而言也則陸士衡著辨
士論而不救河橋之敗養由基射能穿札而不止鄆陵之奔斷可知矣昔
趙岐撰禦寇之論山濤陳用兵之本皆坐運帷幄暗合孫吳抑又聞帝王
之道務崇經略之術必仗英奇自國家良將可得言矣李靖破突厥侯君
集成高昌蘇定方開西域李勣平遼東雖國之英靈亦其才力所至古語
有之人無常俗政有理亂兵無彊弱持有能否是知大將之臨戎也以智
為本漢高之英雄大度尚曰吾寧閉智魏武之神機冠絕猶依法孫吳有
項籍之氣袁紹之基而背智任情終以破滅何況復出其下哉當今朝廷
用人類取將門子弟亦有死事之家而蒙抽擢者此等本非幹力見知雖
竭力盡誠亦不免於傾敗如何使當關外之任哉彼漢馬賡討西羌皇甫
規陳其必敗宋文帝使王玄謨修復河南沈慶之知不能勉謝玄以書生
之資拒符堅百萬之衆郝超言其必勝雖復時有今古求之人事皆可推

之取驗大體觀其氣既之與識略耳昔李左車陳涉呂蒙馬隆孟觀並出
 自貧賤勲效甚高未嘗聞其家代為將以四海之廣兆庶之衆其中豈無
 卓越之士臣恐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臣又聞之賞者禮之源罰者刑之
 本故禮崇則謀大竭其能賞厚則義士輕其死刑正君子勗其心罰重小
 人懲其過然則賞罰者君國之紀綱古人云國無綱紀雖堯舜不能為化
 今罰不能行則賞亦難信故人問議者皆云近日征行虛有賞格而無其
 事良由小才之人不識大體恐賜勲庸漸傾倉庫留意錐刀將此益國狗
 目前之近利忘經久之遠圖所謂錯之毫釐失之千里者也且黔首雖微
 須應以實豈得懸不信之令謀虛賞之科比者師出無功未必不由於此
 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故商君移木而表信曹
 公割髮以明法豈禮也哉有由然也自蘇定方征遼東李勣破平壤背紀
 不行動仍淹滯臣以吏不奉法主司之過不問斬一臺即戮一令史如秦
 懷恪使天下知聞皇天何能照遠而不照近哉臣識不稽古請以近事言
 之真觀中萬年縣尉司馬玄景舞文飾智以邀乾沒太宗審其奸詐棄之
 都市及征高麗總管張君又擊賊不進斬之旗下臣以偽勲之罪多於玄
 景仁貴等敗重於君又向使早誅薛仁貴郭待封則自餘諸將豈敢失利

水滸傳卷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二

於後我臣恐吐蕃之平未在即且凡人識不經遠類皆隨時生言吐蕃
 戰時前隊死盡後隊方進衣甲堅厚人馬甚多又有瘴氣不宜士馬官
 軍遠入利鈍難知前無克獲取斃之道不積百萬米無為大舉之資臣以
 吐蕃之對中國猶孤星之對太陽有自然之大小自然之明暗論其智也
 則我明而彼暗論其敵也則我大而彼小夫夷狄雖同之禽獸亦知憂其
 性命豈肯前隊皆死後隊方進由彼國虐用其人殘迫使然非心之所願
 必不戰不願死則立法許敵能開當以致算取之何憂於不克也向令違
 將能殺吐蕃使其伏屍蔽野浪血成河斂其頭顱聚為京觀臣恐此虜聞
 官軍鐘鼓之聲望風塵而走何暇前隊皆死後隊方進哉由薛仁貴郭待封
 覆我師徒軍人喪氣至今不振故虜得其便跳梁於山谷臣又聞興師十
 萬日費千金國家之兵可得而有供軍之糧不可得而濟又今秋之行仰
 藉馬力不得數十萬匹無以成大舉之資臣請不用太府之錢太倉之粟
 辦二十萬畝二年資糧馬五十萬匹以減吐蕃使往還足用若天皇遊意
 經年之外此功可得而成自國家太平五十餘載百姓富饒四海安樂討
 當今之戶口其數即倍少於隋時料當今之資財其資還倍富於隋日卜
 式有言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且死許有財者且輸之如此國以可滅

臣之所願不至於此。臣稅天下上至王公下及北庶。但是挂籍之口。別稅錢一百文。臣子之心。孰不甘稅。又請於天下禁馬。州縣百姓得乘大馬。不限牝牡。足數。嚴勅州縣。明立簿帳。不得使其隱漏。不過叁年。則人間精壯之馬。可括得五十餘萬疋。委州縣長官。以所稅之錢。加價爲市。取若官軍大舉。一朝可得。而用議者。以禁馬既久。忽然聞許。恐百姓因馬遂生罪過。臣上觀秦漢。下至周隋。中原變故。皆不由馬。陳勝項籍之亂。秦黃巾赤眉之擾。漢並徒步而起。亦無聞駸駸。其後劉石亂華。到藉馬足肆其吞噬。有隋禁馬。科格甚嚴。揚玄感奮臂大呼。天下因之喪亂。夫胡虜以馬爲強。若收人乘馬。則市取其強。以益中國。設不能久行之。猶可五六年間。通計乘騎。使得漸減虜之威。私馬既多。還是官有。臣進退思惟。終是國家之利。且理有變通。事無常准。臣之所陳。權以濟事。必將不可久行。後禁亦爲未失。帝覽而善之。授祕書省正字。令直中書省。仗內供奉。郝履俊爲東臺侍郎。東西臺三品。咸亨初。上幸東都。皇太子監國。諸宰相皆留。而履俊獨從。帝嘗曰。王者無外。何爲守禦。而重門擊柝。庸待不虞邪。我嘗疑秦法爲寬。荆軻匹夫耳。匕首竊發。群臣皆荷戟侍。莫敢拒。豈非習慢使然。履俊對曰。此乃法急耳。秦法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懼。族安有敢拒邪。魏嘗操著令曰。京城有變。九卿各守其府。後嚴才亂。與徒數十人。攻左掖門。操登銅雀臺。望之。無敢救者。時王修爲奉常。聞變。召車騎。未至。領官屬步至宮門。操曰。彼來者必王修乎。則天神功元年。高臺侍郎同鳳閣。薦臺平章事。伏仁傑。以百姓西戍。踈勒等四鎮。極爲凋弊。遂上疏曰。臣聞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記。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兼之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於夏殷。昔詩人矜薄伐。大大原。美化行於江漢。則是前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至前漢時。匈奴無歲不犯邊。殺掠吏人。後漢則西羗侵軼。漢中東寇三輔。入河東。上黨。幾至洛陽。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土宇。過於漢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硤。礪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足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業也。若使無荒外以爲限。窮貨財以聘欲。非但不愛人。力亦所以失天心也。昔始皇窮兵極武。以求廣地。男不得耕於野。女不得蠶於室。長城之下。死者如亂麻。於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文之宿憤。藉四帝之儲實。於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擊匈奴。庫帑空虛。盜賊並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於道路者。萬

永樂大典

卷一四四六二

無遠圖此乃騎將之材本不可當大任且師出以律將軍死綏秦剋長平趙括受戮胡去馬邑王恢坐誅則秦軍有刑古之常典近者鳴沙之役主將先逃輕往國度須正邦憲又其中軍既敗傳亂失窮義勇之士猶能死戰功合紀錄以勸戎行賞罰既明將士盡節此擒敵之術也臣聞以蠻夷中國之長算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常惠用烏孫而匈奴敗請購朔勇之士班傳之傳高結諸蕃與圖攻取此又倚角之勢也臣聞昔者漢置新秦以實塞下且因古法募人徙邊選其勝兵免其行役次廬伍明教令則徂習戎事究識夷險其所虜獲因而賞之近戰即守家遠戰則利貨趙走鋒鏑不勞訓誓朝賦揚柳夕歌楸杜十年之後可以久安臣聞漢拜郅都司奴避境趙命李牧林胡遠窺則朔方之安危邊城之勝負地方千里制在一賢其邊州刺史不可不慎擇於其人而任之蒐聚訓兵也田積粟謹設鋒燧精節又豈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此又古之善經也去歲元陽天下不給利在保境不可窮兵使內郡黎黎各安其業擇其軍牧輕其徭賦事無通弊尚不以私愛人之財節其浮信惜人之力不廣臺榭察地利天時以趨耕獲命秋獮冬狩以教戰陣則數年之後有勇智方帶藏山積金革犀利然後整六軍絕大漠雷擊萬里風掃二庭斬犂林之酋懸

水樂大典卷萬四四六二

兼衛之師使百蠻震怖五兵戡戡則上合天時下順人事理內以及外統近以來遠以惠中國以靜四方臣少慕文儒不習軍旅奇正之術多愧前良獻替是司輕陳替議帝覽而善之五月戊戌命右屯衛大將軍張仁宣為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景龍元年十月丁丑又命左屯衛將軍張仁宣為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景龍元年十月丁丑又命左屯衛將軍九月以前太子少師唐休景為特進兼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唐宗景雲元年月命太僕卿李回為特進朔方道大總管以備胡寇阿史那獻為特進招慰十姓使延和元年六月史部尚書郭元振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節度諸軍以備胡寇玄宗先天元年八月乙巳於河北漢州北界置渤海軍常陽軍總蔚州界置懷柔軍每軍置兵五萬人顏真卿字清臣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送狀言尊真卿度必反陽託霖雨增泮海隄料丁壯儲倉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補山之疑果以為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不隸城其備明皇聞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顏真卿何知人所為乃若此開元二年二月以鴻臚少卿王脣為朔方軍副大使總管判曰古者撥孔熾匈奴浸驕則設以三策雖屬備胡之典方於五材未聞去兵之義不有行者誰能行之王脣個僚多智堅剛立節每請前史思齊古合辭

家而志滅魏戎報國而躬先將校頃虞南拔城彼朔方滿關洞開沙漠無事既奠全軍之利則惟保塞之勞嘉其善謀必有成績皆北逐虜者任事而決外而設羗者功遂而條上用明分閫之重或副番理之期朝實食諸爾其命往其遵安定遠三城等軍及側近軍州宜並受版節度其安北都護府移於中受降城置兵須足食理備加屯今正農時足務耕種處置說奏聞八月庚申制曰朕聞天生五材廢一不可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我國家光宅天下守在海外後作中代之義宜窮兵以點武先以威德之懷欲安人而和衆將戒不虞諒非獲已突厥比通和好願爾盟約不有金革孰能疆場不有師徒誰扞牧圉昔者命彼南仲城于朔方軍出隴西勞於渭北此其備也今寒露腓草秋風揚塵必順時以致師方休農以簡卒我圖靖國其在綏遠衛尉卿兼檢校左金吾衛大將軍涼國公李延昌克樹勳庸適該輜輳關張萬人敵勇不顧身程季二將之名忠於衛主董司戎事行料兵權可充隴右道防禦大使左武衛將軍白道恭等居運六奇行謀百勝早聞營平之議思觀嫖姚之捷可為之副宜取朔方後軍兵及前年朝堂應募健兒等總十萬人辟牧馬四萬疋於秦州成蘭渭等州界逐使屯集教練仍書報贊普共為聲援明加偵候勿使失機 十月戊辰

水樂大典卷萬四千四百六十三

軍臣盧懷慎姚崇等奏曰頃者吐蕃以河為界神龍年中降公主吐蕃遂遊河恭城置獨山九曲兩軍出積石三百里又於河上造橋吐蕃今既叛我此橋既因毀折橋既見毀城自然叛臣等望與郭知運蓋思貴等計謀剋期剪撲從之 四年三月關內節度薛訥請於夏州加三二千兵宰相姚崇盧懷慎議曰兵雖不厭多則費廣降人既納甲仗固亦無虞雖欲縱之其將何往况夏州素有馬二千疋兵一千三百人苟能用之足堪鎮遏侍一二年後更量宜處分許之 七月以突厥默啜背恩降書於降附突厥等曰三姓昔遷祿太漠都督持進朱斯陰山都督謀洛副難玄池都督齊力胡畢等所饋代已未為國藩捍比緣默啜侵擾中間屢阻款誠遂能改圖未遠而復每思忠節嘉嘆宵深已頻遣書當達此意然金山安置雖是舊居未知初來並得好否默啜元忌神怒天忌豈唯不識朕恩亦乃負於卿等復讎雪恥今正其時度卿等忠勇之誠故彼殘遺之孽取之有同拾芥滅之何異摧枯兵威暫臨必自面縛故命鴻臚卿鄭嘉祚齋身袍帶等馳往宣慰便與卿等計會乘其衰弱早就剪除如或因循更令聚結非直有妨於此亦是不利於卿進退籌量固在於速其能捉獲默啜者已立賞格付嘉祚將往宜各勉思以副朝委令寄卿等錦袍鈿帶并刀子

礪石。至並領取。五年三月庚戌。復置營州於柳城。詔曰。朕聞舞于成者。所以懷荒遠。固城池者。所以歆戎夷。國家往有營州。茲為虜障。使北狄不敢窺覘。東蕃由其輯睦者久矣。自趙魏失於鎮靜。部落因此攜離。頗見負塗之賤。旋聞改邑之嘆。高墉填塹。故里為墟。言念於此。每思開復。美饒樂郡王李大賄。賜婚來朝。已納呼韓之拜。契丹松漢郡王李失活。遣子入侍。彌嘉稅侯之節。咸申懇請。朕所難違。宜恢遠圖。用光舊業。其營州都督府。宜依舊於柳州。置管內州縣鎮戍等。並准舊額。太子詹事姜師度。具州刺史宋履禮。左統衛大將軍兼營田都督邵宏。鄴州刺史劉嘉言。也田貞外郎游于騫等。並負以幹事。恪勤在公。爰精衆官之選。任以一方之任。師度可充營田度支。及修築游于騫為之副。完可兼充燕郡經略鎮副使。仍兼知修築使事。應須人夫糧等。一物已上。依例勅處分。有司仍速支配。師度等並馳驛發遣。七月。郭知運大破吐蕃。獻俘闕下。初帝欲遣何史。那獻為北蕃主。而蘇祿拒而不納。乃命王惠宣。恩賜慰諭。惠未行。會安西陽嘉惠奏。至宰相宋璟。蘇頌奏曰。嘉惠表稱突騎施車鼻施。勾引大食吐蕃。擬取四鎮。見圖叛換。及大石城。嘉惠已發三姓葛邏祿兵。與史獻同掩襲。臣等伏以突騎施等跡已叛換。葛邏祿等志欲討除。自是夷狄相攻。元非朝廷所遣。若大傷小。滅皆利在國家。成敗之狀。即當聞奏。王惠充使。本為緩懷事。意既誅木可全去。望待以西表至。續更商量從之。是月辛酉。并州置天兵軍。制曰。太原薄伐之地。句注出屯之所。兵戈不可以不習。亭障不可以不備。然喉鳴鑄之餘。自貽泯滅。骨吐祿男殺覆巢之餘。仍敢陸梁。九姓等。雖類頗親。而仇讎久著。譬彼西戎。已獻郅支之誠。同夫東越。初雲會稽之耻。深憂後怨。固請防萌。况高秋在律。胡風振野。正可以揚武功。順殺氣。振茲地險。張我天威。宜於并州集兵八萬。塞置天兵軍。并州長史上柱國張嘉真。有文武之才。勵忠公之孫。較陳利害。頻奏封章。必能料敵於未形。臨宜以決勝。可充天兵軍大使。并州司馬王喬典禮不易。其可用也。右監門衛中郎將薛徽。軍旅之事。則嘗聞焉。並為副。左拒遼陽之師。右連河上之戍。車徒列次。鼓角傳聲。俾其雷斷一方。雲橫萬里。弘茲廟算。構朕意焉。六年二月戊子。制曰。戰兵始於威武。扼險先於要害。以制異俗。用綏遠人。九姓等。頃之黜虜。先除桀鷲。列在蕃服。保其疆宇。然而獷戎。頗近寇盜。時侵。雖文德未弘。武備數設。漢垣通於句注。夏屋枕於燕山。是稱近胡掠藉。遮虜。固可節其萬部。成持角之形。也我六師。示致皇之勢。其討州橫野軍。宜移於山北。古代郡大安城南。仍置漢兵三萬人。以為九姓之援。後

史國都督領質略等。並望推著緒聲振朔垂戎略既招兵旅惟緝各陳武
列分統軍政。領質略出馬騎三千人充橫野軍討擊大使同羅都督比言
出馬騎二千人充橫野後軍討擊大使迴紇可汗都督移健頡利發出馬
一千人充大將軍左軍討擊大使僕固都督史勒哥出馬騎八百人充大
武軍右軍討擊大使左營右拂先偏後伍作杆雲代指清沙漠宣威料敵。
度功藏務咨爾庶士稱朕意馬其伍都督討擊大使各量給賜物一百尺
領本部落蕃兵取天兵軍節度其兵有事應須討逐探候量宜追集無事
並放在部落營生並使本軍存問務使安輯應修築所及大造兵馬糧草
所司亦與節度使商量處置。六月己丑。松漢郡王失活卒降書於德加
衙官靜折軍副大使可安于曰。自從松漢郡王殞沒。已遣使平祭卿蕃部
大臣衆情所望事主送死惟義與忠並執舊好以副深委近得押蕃使薛
泰表云突厥殺死到大洛陽言萬衆欲抄兩蕃左手有惠右手不助既在
一身得其自勉力捍時須覺察審防奸詐自從默啜破敗殘賊困窮非時
遠來冒死邀利以卿智勇制彼狂惡拉朽摧枯不足為喻深思此使以効
忠功勳靜與末慶禮等壽慶勿失事理。九年四月甲辰詔曰。制國立軍
以爲武備。和衆諒在師真必將簡其車徒務其蒐綱不教人戰何以

水樂大典卷萬四千四百六十一

訓兵。今寰宇雖寧。邊境時警。故設備邊之政。更申用武之略。其劍南。嶺西。
關內。隴右。河東。北通燕薊。既接邊隅。是防夷狄。據山川險要。量寇賊多少。
亦置軍旅。足成備備。有事赴敵。可以拉朽摧枯。無事養人。可以後距投石。
而將吏非謹。甲兵不備。加之侵暴。仍且使難。則屢從網領。然猶故忽。料
條。豈法有未明。將官無所畏。永言此弊。增嘆于懷。又諸道軍城。例管夷落。
舊戶。久應淳熟。斬降。更行綏懷。如聞頗失於軍。蕃情不得其所。若非其行
剗剗。何乃相繼離散。既往者理宜招討。見在者須加安全。熟戶既是土人。
章程。須依國法。比來表奏。多附漢官。或洩其事。宜不為聞達。或換其文牒。
乖違本情。自今已後。蕃州蕃官。應有表奏。並令自差。蕃使。不須更附漢官。
雜優化染。淳風。終是情因本性。刑罰不中。心固不安。其有犯法。應科。不得
便行決罰。具狀聞奏。然後科繩。咨爾軍寮。勉我王事。兵必須實勇奮力。馬
必須勇壯。執養。器仗。必須磨礪。糧儲。必須磨積。馭蕃夷。必須以威。以恩。誓
將士。必須以罰。以賞。辨於旗物。稱爾戈矛。使有勇而和方。將料敵。而常勝。
所謂文武並用。國之大經。團結十萬衆兵。別令訓習。分別數萬足馬。皆有
供須。什物備陳。行裝具足。候時而動。我武惟揚。俾武涼風至。白露下。將以
執有罪。覆昏惠。弘厥戎略。振斯天聲。清彼四方。期此一拳。其諸軍官吏。輒

永樂大典

卷一四四六一

更私役兵及侵漁一錢已上養夫俱候仍值教習倉儲或乏器械莫修蓄部不能安窮寇不能制有一虧犯國有嚴誅事或未固仍令有司作條件處分六月己亥朔賊康侍賓反北州不安下詔曰國家天覆萬方子育庶衆要荒所列並入提封日月所照俱為臣妾莫不熙我德澤納之仁壽神人以和為歡咸若河曲之地密邇京畿諸蕃所居舊在於此自服王化列為編氓安其耕鑿情有年序而翻然造謀構此紛孽勞我師旅擾其邊隅不思停育之愛生取滅亡之道官軍繼及一鼓而潰雖肇其首謀則有元惡然率以從亂咸為匪人朕思弘在宥之恩振以好土之惠代彼有罪捨其脅從使反側自安胡苟靡蕩則誇張之聲爾實自取生成之德我則有為宜令朔方軍大總管兵部尚書王收宣崇恩命示以柔服諸軍戰士應須酬錄功勳及却役來吐渾完項左右相降戶雜番并胡戎部落或善惡未分或久未取總若酒釐葦一事已上並委王峻叔錄奏置訖奏聞

十二年七月詔曰懷遠夷納款附國家常事也邊塞嚴甲兵備軍旅本職也雖萬方知同不可薄其武備百蠻朝貢不可輕其禮場今年十月東辛洛京西北土邊倍宜嚴警其河西隴右朔方太原幽州平盧諸節度使成百表懷土甲休馬利兵明牧隊伍遠為慎候使風塵預知邀截有所安我

永樂大典卷一四四六一

二十三

邊鄙威加戎狄賞罰在茲各宜砥勵十三年帝將東巡中書令張說請欲加兵以備突厥兵部郎中裴光庭曰封禪者吉成之事或此徵發豈非名實相乖說曰突厥比雖請和歎心難測且小殺者仁而愛人衆為之用閣持勁馳武善戰所向無前欲谷深沉有謀老而益智李靖徐勣之流也二虜叶心動無遺策知我舉國東巡萬一窺邊何以禦之光庭請遣使徵其大臣危從則突厥不敢不從又亦難為舉動說然其言乃遣中書直省袁振攝鴻臚卿往突厥以告其意小殺與其妻及閣持勁欲谷等環坐帳中設宴謂振曰吐蕃狗種唐國與之為婚奚及契丹舊是突厥之奴亦尚唐家公主突厥前後請結和親獨不蒙許何也袁振曰可汗既與皇帝為子父子豈合婚姻小殺等曰兩蕃亦蒙賜姓猶得尚主但依此例有何不可且聞入蕃公主皆非天子之女今之所求豈問真偽若請不得實亦虛見諸蕃依許為奏請小殺乃遣其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朝貢獻因危從東巡十四年五月辛丑於定鎮莫勿洽等五州置軍備突厥十五年十二月制曰慎守疆場所以備不虞訓理甲兵所以存集暴烈代通典有國永固朕以虛薄君臨萬宇上奉天道格在於生育下順人心無偏於夷夏采服四裔底綏萬邦慕衣向風盡為臣妾納貢述職咸赴闕庭唯

吐蕃小醜亡我大德侵軼封域抄掠遊昨言念於茲無忘鑒寐且本設方
 鎮以防緣邊至於警急宜相救援今故糾合諸軍團結勁卒務令首尾相
 衛心力叶同張羅網之形開犄角之勢俾窮寇進不能犯退無所歸林馬
 練兵觀業而動也田積穀圍敵是永珍戎可期戰勝斯在隴右道共團結
 馬步三萬五千人臨洮軍團八千人河源軍團六千人安仁白水軍各團
 一千五百人積石莫門軍各團二千人河西道蕃漢兵團結二萬六千人
 赤水軍團一萬人玉門且廬軍各二千人並依舊統領以俟不虞更於關
 內徵號兵一萬人以六月下旬集臨洮十月無事放散於朔方取健兒等
 手一萬人六月下旬集會州下十月無事便赴本道候賊所向賊於河西
 下即令隴右兵取閣川過朔方兵取新泉過興赤水軍合勢遊襲令河源
 積石莫門兵取背掩撲賊於河源下朔方兵從乳漫度河并臨洮軍兵馬
 河源軍合勢遊襲赤水軍取背掩撲賊於鳳林關下朔方兵赴臨洮與部
 州兵合勢遊襲河源積石兵取背掩撲所安甲仗逐便夫僕公私營種且
 拼且戰各宜訓勅以副朕懷 十六年三月丁未制曰隴右河西地接邊
 寇雖令團結士卒終須常戒不虞如聞吐蕃尚聚青海宜令蕭嵩張志亮
 等審察事勢倍加防禦當須高統以逸待勞其當賊路及要害軍懸處須

水樂天卷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二

二十四

量加兵馬任逐使通融施置仍揀擇有幹略人檢校明為探候動靜須知
 主將已下若捉搦用心事無不理者當加重賞如廢官侵盜式過乘所者
 必重嚴懲仍曉示使各冠職以副所委其管城真應築未了者並早令畢
 切勿致延緩關於備守 二十七年正月詔曰邊寇防邊在於有備與師
 訓卒用戒不虞隴右諸軍地當戎虜尤資振擢以壯邊威宜令隴右節度
 經略支度營田大使開府儀同三司兼京兆牧崇王琬自住隴右巡按處
 置庶弘廟略因達朕懷宜於關內及河東納資飛騎并諸色人中揀召取
 健兒三五萬人赴隴右防捍至秋末無事故還仍於當道將內詮擇一人
 與所由相知揀召應給糧賜所司速作條列奏分 二十八年三月益州
 司馬章仇兼瓊密與安戎城中吐蕃望都局及維州別駕董承晏等通謀
 都局等遂離城歸款因引官軍入城盡殺吐蕃將士使監察御史許遠率
 兵鎮守中聞之甚悅中書令李林甫上表曰伏以吐蕃此城正當衝要憑
 險自固恃以窺邊積年以來熾聚為患縱百萬之衆難以施功陛下親躬
 秘策不興師旅頃令中使李思敬曉諭羌旅莫不悚息翫然改圖自相謀
 陷神算料於不測睿略通於未然累載通誅中朝蕩盡大巨等今日奏事
 陛下從容謂臣等曰卿等但看四夷不久當漸推畏德音繞隆遂聞克捷

則知聖與天合。應如響至。前古已來所未有也。請宣示百寮。編諸史策。手制答曰。此城儀鳳年中。羌引吐蕃。逆彼圍守。歲月既久。攻伐亦多。其他巖險。非力所制。朝廷群議。不動取之。朕以小蕃無知。事須夷置。授以奇計。所以行之。獲彼戎心。歸我城守。有足為慰也。十月。吐蕃又引眾寇安戎城。及維州。韋仇恭瓊。遣裨將率眾禦之。仍發關中。換騎以救。援焉。時屬凝寒。賊久之自引退。詔改安戎城為平戎城。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二

二十五

重錄總教官侍郎臣春鴻書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侍讀臣王希傑

書寫儒士臣陳國春

團點監生臣教河

臣孫世良